

明

史

明史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二十

胡大海養子德濟

耿再成

張德勝汪興祖

趙德勝附豫章康山兩廟忠臣

俞通海父廷玉弟通源

桑世傑子敬

廖永安

丁德興

茅成楊國興

孫興祖子恪

濮英嚴子德孫虎光

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太祖初起

大海走謁滁陽命為前鋒從渡江與諸將畧地以功

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帳下從破寧國命偕院判鄧

愈戍之遂拔徽州畧定績溪休寧婺源元將楊完者以十萬衆攻徽州大海還師與戰城下大破走之遂與鄧愈朱文忠自昱嶺開攻建德敗元援師於淳安遂克建德再敗楊完者降溪洞兵三萬人進樞密院判官引兵克蘭溪從太祖取婺州遷僉樞密院事復引兵下諸暨以爲諸全州移兵攻紹興再破張士誠兵太祖以寧越重地召大海於紹興使守之乃還應天士誠將呂珍圍諸全大海引兵救之珍堰水以灌城中大海奪堰反灌珍營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大海誓請各解兵許之郎中王愷曰珍猾賊不可信不

如因而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從而擊之不武師還人皆服其威信尋引兵攻虔州守將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走遂定虔州七邑陳友諒寇龍江太祖命大海出兵信州以牽制之大海用王愷言親督兵往遂克信州以爲廣信府先是軍糧少初得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之大海以爲言太祖始命罷去以大海爲江南行省叅知政事鎮金華初嚴州既下苗將蔣英劉震李福皆自桐廬來歸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至是三人者謀作亂震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也福獨謂其衆曰舉大事寧顧

私恩乎於是三人者晨入分省署英陰携鐵槌袖中而陽請大海觀弩於八詠樓下大海出將上馬英遣其黨鍾矮子者跪馬前詐訴英過惡且曰蔣某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出所袖鐵槌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遂殺之又殺大海子關住及郎中王愷大掠城中叛奔吳其後李文忠出師杭州杭人執英以降太祖命誅英刺其血以祭大海大海善用兵每自誦曰吾武人不知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掠婦女不焚毀廬舍是也以是其軍一行遠近爭趨附之及聞大海死無不流涕者初大海嘗夜出人

見其兩目煜煜有光既死敵兵犯境軍中或夢大海
若生時或覩炬火滿野洶洶有甲騎聲師出輒大捷
或疑大海陰助云大海尤好士所至輒訪求豪雋劉
基宋濂葉琛章溢之見聘也大海實薦之後皆爲名
臣追封越國公謚武莊肖像功臣廟配享太廟初太
祖克婺州下令禁釀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
法都事王愷諫曰大海方統兵征越宜宥其子太祖
曰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吾法不行竟手刃之及
開住復被殺大海遂無後養子德濟
德濟字世美不詳其何許人大海率以從太祖預攻

婺州爲誘兵大破元師於梅花門外擒其將季弥章
由是知名大海既下信州太祖以德濟爲行樞密院
同僉使守之漢將李明道寇信州懼大海之趨援也
分兵據草平鎮以遏其師德濟告急大海率師由靈
溪進德濟乃出兵與明道力戰大海從後夾擊之遂
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得士馬器械甚衆會大海
爲蔣英所害而處州降將李祐之亦殺院判耿再成
以叛張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將呂珍寇諸全德濟自
信州往救之乘懈得入城與知州樂鳳院判謝再興
分門而守夜過半出敵不意選甲士斫珍營珍士馬

大驚擾相蹂躪死者無算珍遂遁去擢浙江行省叅
知政事移守新城士誠將李伯昇又率步騎大入寇
德濟閉城門戒將士勿輕開遣使乞師於總帥李文
忠文忠馳抵龍潭距敵營不數里而軍密語德濟期
以明旦迎戰戰甫合文忠引騎奮呼突入敵人皆披
靡而德濟亦出城中兵乘之斬其甲首數萬燔燒其
營落數十伯昇復遁去盡得其輜重於是太祖召德
濟至建康褒諭之已又召文忠至詰以誅羅彥敬事
彥敬故德濟行省都事先是德濟所部有潛移家入
新城者文忠知之意不樂且疑德濟使然乃誅彥敬

欲微以戒德濟其所部將士皆怒走說德濟曰何處
不富貴盍改圖之德濟怡然曰右丞殺彥敬自爲廣
信作戰衣有弊耳非爲我也敢再言者斬至是太祖
責文忠以爲失將士心且曰胡德濟之量汝不及也
擢德濟浙江行省右丞賜俊馬未幾改左丞移鎮杭
州從大將軍徐達出定西駐兵沈兒峪元人夜劫砦
德濟失利大將軍因斬其部將數人械德濟至京師
帝念其舊功曲赦之復以爲都指揮使使鎮陝西卒
樂鳳高郵人知諸全有能聲方呂珍來攻鳳與謝再
興悉力城守數出奇兵挫敵太祖嘉再興功爲兄子

文正聚其長女命徐達聚其幼女再興益驕其部下
私貶鹽杭州帝誠諭之而以叅軍李夢庚總制諸全
軍馬再興忿夢庚出已上忽忽不樂鳳復以細故繩
之遂叛殺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並殺之執夢庚降
於士誠夢庚亦死之太祖以再興數有功叛非其志
故鳳與夢庚皆不得卹云

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從太祖於濠從克泗滁州授
鎮撫元兵圍六合太祖引兵救之與再成守瓦梁壘
數挫敵卒完壘元兵攻滁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成誘
敵入伏大敗之從渡江破集慶鎮江擢元帥守鎮江

尋克揚州守之進行樞密院判官守長興還守揚州
從太祖取金華爲前鋒屯縉雲之黃龍山以遏敵衝
與胡大海破石抹宜孫於處州克其城守之已而宜
孫來攻又擊敗之慶元再成持軍嚴士卒出入民間
蔬果無所損金華苗帥蔣英等叛殺大海處州苗帥
李佑之賀仁得等聞之亦作亂再成方對客飲聞變
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
汝乃敢反賊爭刺再成再成揮劍連斷數槩兵及其
頸墮馬大罵不絕口死胡深等收其屍藁葬之後改
葬金陵聚寶山追封高陽郡公侑享太廟肖像功臣

廟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加贈泗國公諡武壯子天
璧聞父死糾部曲殺賊比至李文忠已破賊斬之以
天璧守處州方國珍據溫州張士誠窺東陽皆討敗
悉擢指揮副使克浦城搆建寧走陳友定征廣東西
攻取三山調還從征襄陽進至西安招諭河州臨洮
皆下改杭州指揮同知七年出海捕倭深入外洋溺
死

張德勝字仁輔合肥人才畧雄邁沉毅剛果與俞通
海等以舟師自巢來歸從渡江克采石太平陳楚先
來攻與湯和等破擒之授太平興國翼總管破蠻子

海牙水寨從克集慶破方山營擒陳兆先進克鎮江
授秦淮翼元帥取常州擢樞密院判克寧國收長鎗
兵下太湖畧馬蹟山攻宜興取馬馱沙及石牌寨進
僉樞密院事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德勝帥師往援
至則城已陷還拔宜興普勝復掠青陽石埭德勝與
戰柵江口破走之己復同俞通海擊普勝大敗其衆
遂復池州進克浮山若擊走胡總管追敗之青山遂
北至潛山陳友諒將郭泰逆戰沙河破斬之遂克潛
山陳友諒攻龍江德勝總舟師迎擊之友諒軍大至
陣交殺傷相當德勝從中大呼麾諸將奮擊友諒軍

皆披靡遂大敗德勝與諸將追及之慈湖縱火焚其
舟至采石又大戰沒於陳追封蔡國公謚忠毅肖像
功臣廟侑享太廟子宣幼養子興祖嗣職

汪興祖巢人初爲張德勝養子從張姓既嗣職從破
安慶克江州拔蘄黃取南昌祝宗康泰既降而叛興
祖從徐達還軍擊定之從援安豐大敗吳師鄱陽之
戰與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搏戰又邀擊友諒於涇
江口功最擢湖廣行省叅政從平武昌還克廬州分
兵畧劉家港薄通州而還進大都督府僉事從徐達
取淮東下浙西進同知大都督府事從大軍北征別

將衛軍由徐州取山東克沂青州東平守將遁追之
至東阿降其叅政陳瑩及所部五萬餘人孔子五十
六世孫衍聖公希學率曲阜知縣希舉鄒縣主簿孟
思諒等迎謁於軍門興祖禮之由是克以東州縣聞
風皆下遂取濟寧守之又克濟南洪武元年以都督
兼右率府使從攻樂安克汴梁河洛還守濟寧與大
將軍會師德州克長蘆直沽率舟師並河進遂克元
都徇下永平西取大同將三衛卒守之再敗元兵斬
獲無算時德勝子宣己長命爲宣武衛指揮同知而
興祖復姓爲汪進克武朔二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命

爲晉王武傳兼山西行都督府僉事三年冬封東勝
侯祿千五百石會有言其過者奪誥券謫居海南旋
召還令以都督從征自效四年充征虜副將軍與前
將軍傅友德合兵伐蜀克階州進取文州乘勝至五
里關蜀平章丁世真據險以拒明師興祖躍馬直前
中飛石死蜀平詔都督興祖沒於王事優賞其子授
原封侯爵于世券興祖子幼命與宣同居以疾卒爵
除福王時追諡興祖武愍
趙德勝濠人爲元義兵長馬上運槊如飛每戰短兵
先登爲賊所憚諫王忙哥麾下察其必敗會太祖興

於滁德勝母在軍中乃棄其妻來從太祖喜賜今名
禹帳前先鋒從取鐵佛岡攻三汊河破張家寨克全
椒後河諸寨援六合中流矢幾殆剗雞籠山盜搗烏
江下和州含山夜襲陳瑊先營瑊先來侵力闢却之
拔板門鐵長官二寨遂取儀真授總管府先鋒從拔
采石下太平克蕪湖句容溧水溧陽皆有功元將蠻
子滿牙建柵采石磯斷淮西路從常遇春攻之以疑
兵分其勢出正兵以戰短兵接奇兵起乘之元將大
敗破陳兆先營方山下集慶功最從徐達取鎮江破
苗軍水寨下丹陽金壇平寧國轉領軍先鋒取廣德

破張士誠水寨復從常遇春攻常州青軍叛圍徐達
於牛塘奮擊破之廣德寧國叛以兵復之取江陰攻
常熟張士德出挑戰生擒之士德士誠弟也從攻湖
州宜興叛還兵定之擢中翼左副元帥攻池州取青
陽石埭又取無爲潛山從徐達征杭州士誠兵攻宜
興擊却之陳友諒犯龍江太祖命守虎口城城跨新
河龍江第一關也力戰破敵遂復太平下銅陵臨山
寨畧黃山橋及馬獸沙征高郵有功進後翼統兵元
帥從太祖西征破安慶水寨乘風沂小孤山距九江
五里友諒始知之倉皇遁去遂克九江分兵攻黃梅

廣濟克瑞昌臨江吉安還下安慶進克撫州取新淦
討南昌叛將復其城肩傷於礮授僉江南行樞密院
事與朱文正鄧愈共守南昌平羅友賢於池州破漢
殘將八陣指揮於西山復臨江吉安撫州未幾友諒
大舉兵圍南昌德勝率部卒數千背城逆戰射殺其
將金指揮敵大沮明日復合環城數匝友諒親督戰
晝夜急攻城且壞德勝率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
復完暮坐城門樓指揮士卒弩中腰臂鏃入六寸即
拔出之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屢矣無重此者
命也丈夫死不恨恨不能掃清中原垂令名於竹帛

耳言畢而絕年三十九追封梁國公諡武桓列祀功臣廟配享太廟德勝剛直沉鷺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未嘗讀書臨機應變動合古法平居篤孝友如修士友諫圓南昌凡八十五日與德勝先後死者凡十四人其最著者張子明

張子明領兵千戶洪都圍久內外隔絕朱文正遣子明告急於應天以東湖小漁舟從水關潛出夜行晝止半月始得達太祖問友諫兵勢何如對曰友諫兵雖盛戰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師久糧乏援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歸語而帥堅守

一月吾自取之于明還至江口爲友諒所獲令誘降
城中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
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賊怒攢槊刺之死追封忠節
侯友諒攻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鄧愈豎木柵督諸
將且戰且築於是樞密院判李繼先急戰死左翼元
帥牛海龍哭團死左副元帥趙國旺引兵燒戰艦追
者至投橋下死友諒復攻新城門管軍百戶徐明躍
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阱中賊鉤取去誘降不
從死軍士張德山夜半潛出城焚賊舟賊覺死憂茂
成守城樓中飛礮死右副指揮劉齊右翼元帥同知

朱潛統軍元帥許圭引兵取吉安與友諒軍力戰死
趙天麟守臨江友諒攻之城陷不屈死祝宗康泰叛
陷洪都知府葉琛與行省都事萬思誠迎戰皆死事
平贈子明等爵侯伯以下有差立忠臣廟於豫章并
祠十四人以德勝爲首而康郎山戰死者三十六人
首丁普郎

丁普郎初爲陳友諒將守小孤太祖徇江州同傅友
德來附授行樞密院同知數有軍功友諒攻南昌太
祖來援遇於鄱陽湖七月己丑兩軍搏戰自辰至午
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

仆敵驚爲神贈濟陽郡公張志雄亦友諒將從趙普
勝守安慶友諒殺普勝志雄怨之降於龍江爲樞密
院判志雄素驍勇號長張至是舟楫折敵攢刺之知
不能脫遂自刎左副元帥余昶右元帥陳弼徐公輔
皆以其日戰沒先一日戊子左副指揮韓成元帥宋
貴陳兆先戰沒兆先者楚先從子太祖下集慶擒兆
先以其精兵備宿衛兆先感帝大度効死力至是戰
死成子觀至都督別有傳越四日辛卯聯舟大戰副
元帥昌文貴右元帥李信王勝劉義死之八月壬戌
牒友諒於涇江以固知元帥李志高副使王咬住亦

戰沒其他偏裨死事者千戶姜潤王鳳顯邵明王德
朱鼎汪清常德勝袁華陳冲王喜先汪澤丁宇史德
勝裴軫王理王仁鎮撫常性德鄭興逯德山羅世榮
曹信皆後先戰死凡贈公一人侯十二人伯二人子
十五人男六人肖像康郎山忠臣廟有司歲致祭程
國勝者徽州人以義兵元帥來歸敗揚完者於徽州
累功至萬戶守南昌與牛海龍夜刼友諒營海龍中
流矢死國勝泗水得脫抵金陵從太祖親征戰鄱陽
張定邊直前犯太祖舟國勝與韓成陳兆先駕舸左
右奮擊太祖舟脫國勝等統出敵艦後援絕力戰死

而南昌城中謂國勝已前死故豫章康山兩廟俱得
預祀云福王時追諡普郎武節韓成忠壯張子明忠
節李繼先忠勇牛海龍壯穆趙國旺莊節劉齊莊毅
朱潛威悼許圭景襄趙天麟襄烈程國勝忠愍

俞通海字碧泉其先濠人也父廷玉徙巢有子三人
通海通源通淵元末盜起汝顏廷玉父子與趙普勝
等結砦巢湖數與左君弼戰不勝遣通海問道歸太
祖後廷玉積功官至僉樞密院事攻安慶沒於陣追
封河間郡公太祖方駐師和陽謀渡江患無舟楫通
海至大喜曰方欲渡江而巢湖水師來天贊我也因

親往出其軍會趙普勝叛去而元中丞璽子海牙集樓舡扼馬場河等口瀕湖惟一港可通舟楫已久會天大雨水深丈餘乃乘漲引舟魚貫出江至和陽從攻海牙於峪溪口破其水寨復克鱸魚洲諸寨授萬戶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狗下諸屬縣既海牙復以戰艦截采石而陳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方山相犄角通海與廖永安等擊之大敗其衆海牙遁進破兆先取集慶路從湯和拔鎮江遷秦淮翼元帥偕諸將取丹陽金壇常州遷行樞密院判官從克寧國下水陽因以舟師畧太湖降士誠二將於馬蹟山舡舟胥

口呂珍兵暴至諸將欲退通海曰不可彼衆我寡退
則情見彼集衆邀我於險必無濟矣乃身先疾闘矢
下如雨中其右目不能戰乃令帳下士被已甲督戰
敵以爲通海也不敢逼徐解去由是一目遂眇已偕
廖永安等克石牌戍奪馬馱沙而還趙普勝既叛歸
友諒陷池州遣別將守而自據樅陽水寨通海往攻
大破之普勝陸走盡獲其舟遂復池州是時太祖親
征浙東方以樅陽爲憂捷至大喜遷僉樞密院事陳
友諒犯龍灣偕諸將擊走之追焚其舟於慈湖鹵七
帥遂北至未石功最進樞密院同知從攻友諒下銅

陵克九江掠蘄黃從徐達擊叛將祝宗康泰復南昌
從援安豐敗士誠兵回攻廬州友諒圍南昌從太祖
擊之遇於康郎山通海乘風縱火焚寇舟二十餘太
祖舟膠於淺友諒將張定邊直前犯太祖舟遇春
射中定邊通海急掉飛舸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
脫而通海舟復爲漢巨艦所壓兵皆以頭抵艦斃
盡裂僅免明日復戰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內焚
敵舟數百踰二日復偕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搏戰
敵聯大艦極力死拒太祖登舵樓望久之無所見意
已陷沒有頃六舟繞敵艦出飄飄若游龍軍士譟譟

勇氣百倍戰益力友諒兵大敗師次左蠡通海進曰
湖有淺舟難回還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
成擒矣遂移師出湖水陸結柵友諒不敢出居湖中
一月食盡引舟突出我兵蹙之遂敗死通海故水師
帥也精於水戰是役也功最多師還賜良田金帛從
攻武昌降陳理拜中書省平章政事總兵畧劉家港
進逼通州敗士誠兵禽朱瑄陳勝又明年攝江淮行
中書省事鎮廬州從徐達平安豐又從克湖州圍平
江戰捷滅渡橋擣桃花塢中流矢創甚歸金陵太祖
幸其第問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太祖

揮涕而出翼日卒臨哭甚哀從官衛士皆感涕追封
豫國公侑享太廟祭於功臣廟洪武三年改封號國
公諡忠烈通海沉機簡重勞而不伐嚴而有惠士卒
咸樂爲死沒年三十八無子

通源字百川少從父兄立功通海卒就領其衆攻蘇
州擒張士誠嗣通海官從大將軍徐達征中原下山
東河南北山西諸郡遂偕副將軍馮勝等會兵太原
定河中渡河克鹿臺取鳳翔鞏昌涇州會張良臣再
取據慶陽大將軍駐師涇州命諸將分兵蹙之通源
自臨洮疾趨至涇畧其西顧時畧其北傅友德畧其

東陳德畧其南大將軍進兵偃城下良臣援絕糧盡
戰不勝死遂克慶陽征定西大破擴廓獲畜產萬計
出連雲棧克興元皆先登洪武三年封安南侯食祿
千五百石賜券世襲四年從廖永忠伐蜀又從徐達
出塞撫甘肅有功徙江南豪十四萬田鳳陽又攻雲
南征廣南蠻俘斬數萬二十二年詔還鄉賜鈔五萬
置第於巢未行卒子祖病不能嗣逾年追論胡黨以
通源死不問遂除封

通淵以父兄故克叅侍舍人從大將軍徐達征秦隴
熱趙以功授督府僉事征哈剌哈至捕魚兒海獲首

長人畜甚衆練軍荊州轉粟二十萬石餉江西又征
都勻龍場諸蠻峒克辰沅寶慶俘獲多通源既坐黨
太祖猶念廷玉通海功洪武二十五年封通洲越雋
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世券率師討建昌叛賊城越
雋明年坐累罷侯遣還里建文元年召爲豹韜衛指
揮使戰沒白溝河子翊先卒次靖嗣官福王時追諡
建玉武烈贈通洲雋國公諡襄烈
梁世傑無爲人元末與俞通海等結水寨於巢湖太
祖撫其衆俱納款趙普勝有異志世傑發其謀普勝
與其黨逸去從渡江破陳瑄先水寨又以舟師大破

蠻子海牙擊擒陳兆先平集慶路授秦淮翼元帥拔
鎮江拘金壇丹陽攻寧國長擒諸軍克水陽平常州
判行樞密院事畧地江陰宜興與廖永安等攻江陰
石牌寨歿於陣初石牌民朱定販鹽無賴與石橋富
民趙氏有隙聚衆相攻詭告變滅趙氏授江陰判官
尋復爲盜元遣兵捕之定聞張士誠據高郵乃導士
誠由通州渡江遂有江南以定爲叅政而遣元師樂
瑞戍石牌大兵旣取江陰瑞尚據石牌導舟師往來
帝命廖永安率兵擊之世傑力戰死而瑞亦乞降張
氏窺江之路遂絕帝念其功贈安遠大將軍輕車都

尉象義侯備享太廟子敬以父死事累官都督府僉
事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歲祿一千七百石于世
券散久備勲衛無他功而誥詞稱其擒除奸宄歲祿
優於開國時明年命同徐輝祖等防邊尋召還復全
忠軍平陽時勲臣皆以罪廢或老死訓練之命多及
嗣侯矣敬後坐藍黨死福王時追諡世傑忠烈
廖永安字彥敬巢人妖人彭祖兵起永安與兄永堅
爲其萬戶祖既敗死永堅往仕漢永安與弟永忠率
戰艦千餘艘偕俞通海等屯巢湖結水寨以捍寇患
與廬州左君弼有隙屢受其窘永安輩懼爲所襲遣

間使至和州請歸太祖且乞發兵爲導太祖乃親詣
巢湖導其戰艦以出會元中丞蠻子海牙聚兵馬場
河太祖督舟師攻之元人駕樓舡不利進退而永安
輦操舟若飛凡再戰再破元兵於是始定渡江之策
矣頃之發江口永安請舟所向太祖命舉帆指牛渚
是時西北風方驟頃刻達岸守磯者驚亂太祖急麾
甲士鼓勇以登采石鎮兵皆潰遂從取太平授晉軍
總管以舟師破海牙水柵獲其船十五艘又從擒陳
兆先於江寧鎮遂入集慶擢建康翼統軍元帥以舟
師從取鎮江克常州擢同僉江南行樞密院事又以

并師向常遇春自銅陵趨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軍
遇春率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執天完守將遂
克池州偕俞通海攻江陰之石牌砦降張士誠守將
樂瑞擢同知樞密院事又以舟師破士誠兵於常熟
之福山港再破於通州之狼山獲其戰艦以歸遂從
將軍徐達復宜興乘勝追敵於太湖遇其將呂珍與
關舟膠淺被執永安長於水戰本率舟師歸太祖所
至輒有功及是士誠愛其才勇欲降之不可卒爲士
誠所囚太祖壯永安守義不屈遙授行省平章政事
封楚國公竟死於吳興平始還喪帝迎祭於郊洪武

六并帝念天下大定諸功臣如永安及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已前歿猶未有諡號乃下禮部定議禮部臣議曰有元失馭四海靡沸英傑之士或起義旅或保一方泯泯莽莽莫知所屬真人奮興不期自至龍行而雲虎嘯而風若楚國公臣永安等皆熊羆之士膂力之才非陷堅歿陣即罹變捐軀義與忠俱名耀天壤陛下混一天下追惟舊勞爵祿及子孫烝嘗著祀典易名定諡於禮爲宜臣謹按諡法以赴敵遂難諡臣永安武閭殺身克戎諡臣通海忠烈奉上致果諡臣德勝忠毅勝敵致強

謚臣大海武莊聞土斥境武而不遂謚臣再成武壯
折衝禦侮壯而有力謚臣趙德勝武桓其臣世傑業
封永義侯與漢世祖封冠恂景丹相類當即以爲謚
詔從其議又皆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
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已又改封永安鄖國公
無子授其從子昇爲指揮僉事

丁德興定遠人歸太祖於濠偉其狀貌以黑丁呼之
從取洪山寨以百騎破賊數千盡降其衆從克滁和
剡青山盜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分兵取溧水溧陽
皆先登復從破蠻子海牙水砦搗方山營擒陳兆先

下集慶取鎮江以功進管軍總管下金壇廣德寧國
從平常州擢左翼元帥寧國復叛從胡大海復之遂
分兵下江陰取徽州石埭池州樅陽攻江州移兵擊
安慶進攻湖州所向皆捷復克甘露援江陰畧江西
旁近州縣從攻雙刀趙奮勇獨進挫其鋒先是徐達
邵榮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
粹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士誠餉道所由若斷
其餉道破之必矣達乃遣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并
力急攻城遂拔論功授鳳翔衛指揮使陳友諒犯龍
江德興軍於石灰山力戰擊敗之遂從征友諒搗安

慶克九江援安豐奮擊敗呂珍左君弼引兵至復擊走之大戰康郎山殲友諒從平武昌還攻廬州克之畧定湖南衡州諸郡從大將軍收淮東征浙西敗士誠兵於舊館下湖州圍平江卒於軍贈都指揮使洪武元年追封濟國公列祀功臣廟子忠龍江衛指揮使予世襲福王時追諡武襄

茅成定遠人初隸元帥常遇春麾下克太平始授萬戶從克衢州授副元帥守金華改太平興國翼元帥從克安慶援安豐戰鄱陽湖克武昌授武德衛千戶尋進指揮副使取贛州安陸襄陽泰州皆有功從徐

達攻姑蘇焚張士誠戰船遂築長圍困之城堅不可
破達督兵攻淩門士誠出兵拒戰成擊敗之突至外
郭中义而死贈東海郡公祭於功臣廟福王時追諡
武烈揚國興亦定遠人以右翼元帥守宜興初常州
人陳保二聚衆號黃包軍既降復叛誘執詹李二將
以去屢寇宜興國興執斬之授神武衛指揮使至是
亦以攻閭門戰死以其子益襲指揮使劉成靈璧人
以統兵總管從耿炳文定長興爲永興翼左副元帥
數佐炳文敗士誠兵已而李伯昇以十萬衆來攻城
中兵僅七千寇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石填

濠成引數十騎出西門擊敗之擒其將宋元帥復轉
至東門敵悉兵圍之遂戰死贈懷遠將軍立廟長興
孫興祖濠人從太祖渡江積功爲都先鋒戰龍江遷
統軍元帥擢瑞昌八陣營擢天策衛指揮使興祖沉
毅有謀大將軍徐達雅重之既克泰州達請以興祖
守海陵海陵士誠兵入淮要地也興祖整軍令練士
伍防禦甚嚴吳兵自海口來侵擊敗之擒其彭元帥
進攻通州守將出戰誠斬甚衆於是士誠將單莊立
從子火眼張者伺通泰間皆不敢出進大都督府副
使移鎮彭城徐達既定關陝旋師北伐檄興祖以師

會東昌從克元都置燕山六衛留兵三萬人命興祖
守之大兵西征擴廓由居庸關窺北平達謂諸將曰
北平有孫都督在鎮禦有餘擴廓必不敢犯但當乘
其不備直搗太原擴廓果從保安州引還語詳達傳
洪武三年率六衛卒從達出塞次三不剌川遇敵力
戰死年三十五太祖悼惜之追封燕山侯謚忠愍配
享通州常遇春祠未幾中書省以都督同知汪興祖
兼俸事入奏帝聞稱興祖名遂嘆息命以月俸給故
燕山侯興祖家以其子恪嗣官
恪興祖長子襲武德衛指揮使歷都督僉事久之出

爲平越衛指揮使復召爲後軍都督僉事二十一年
以右叅將從藍玉北征至捕魚兒海論功封全寧侯
歲祿二千石予世券恪謹敏有儒將風從征楚蜀還
軍留駐沔陽簡閱各衛所軍士備邊二十五年進兼
太子太保未幾籍兵山西隰吉二州及石樓永和
大寧河津四縣從宋國公勝練兵旋召還賜第中都後
坐藍黨死

濮英廬州人初以勇力爲百夫長積功至西安衛指
揮以軍政不脩召還責詰遣葉昇代之昇更言其賢
令還衛洪武十九年太祖命耿炳文選陝西都司衛

所卒備邊惟英所練稱勁旅加都督僉事明年命率
所部隨大將軍勝北征抵金山降納哈出遂班師而
以英將奇兵三千人爲殿餘衆竄匿者尚數十萬聞
師旋設伏於遼謀俟大軍過竄取之不敢發英後至
猝爲所乘急前擊斬數人來者益衆更迭圍之英衝
突不能出馬踣遂見執敵既得英思扶爲質英絕食
不言乘間引佩刀剖腹死是時定遠侯王弼亦收降
衆次信州爲所襲亡七百騎初帝聞捷即馳諭勝留
兵五萬於大寧防後患散處其衆於瀋陽崖頭間與
遼東軍叅住耕牧而勝以常茂驚潰敵衆懼不測乃

盡俘其衆內徙子女輜重亘百餘里大寧兵悉拔歸以孤軍殿遂喪三千人事聞帝怒勝等誚遣不如法收大將軍印錄英死事贈金山侯諡忠襄明年進贈樂浪公封其子璵爲西涼侯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二十三年令璵練兵東昌又令駐臨清訓練士卒二十五年召還令同宋國公勝等簡閱山西士馬璵能脩父職帝甚嘉之復令籍山西民兵所籍州縣最多事集而不擾明年坐藍黨戍五開死洪武中指揮使死事者又有于光嚴德孫虎于光都昌人從徐壽輝起兵爲宣慰元帥鎮浮梁陳友諒弒壽輝光以浮梁

來降授樞密院判從平友諒從大將軍收浙西定中原守潼關有功爲鷹揚衛指揮鎮鞏昌擴廓掣蘭州光以兵赴援至馬蘭灘戰敗執狗城下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將軍將大軍旦夕至矣遂被殺贈懷遠將軍祀雞籠山功臣廟嚴德濠人從起兵積功爲海寧衛指揮從朱亮祖討方國珍克天台進攻台州方國英來拒德力戰死追封天水郡公孫虎壽州人敗雙刀趙於樅陽與王弼攻取婺源從定婺州爲海寧衛指揮使平嘉興盜從副將軍文忠北征由東道入應昌至洛馬河與元將太尉買驢戰死追

封樂安伯又指揮僉事劉廣成永平禦寇戰死涼州
衛百戶劉林成涼州也先帖木兒叛戰死邊人壯之
名其所居寶融臺爲劉林臺又龍里守禦千戶吳得
鎮撫井孚以古州蠻作亂攻龍里俱力開死錢塘衛
千戶袁興征雲南自請爲前鋒陷陣死並褒贈有差
論曰諸臣感激知遇各出其智力效死罔替遂皆歿
於王事捐軀無悔身沒之後褒崇追卹榮及苗裔烈
烈英聲且與日月爭光矣顧不偉哉嗚乎太祖之崇
德報功所以鼓勵人心固如此以此立教猶有作爲
悖逆如胡藍二黨之累累者悲夫

明史卷一百七十

列傳二十一

李善長

汪廣洋

楊憲

李善長定遠人少有智計習法家言稍嫻文墨策事
多中太祖畧地滁陽善長迎謁與語悅之留幕下掌
書記嘗從容問曰四方戰鬪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
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不嗜殺人五
載而成帝業元綱紀紊歎致黎民思亂土崩瓦解公
濠產距沛不遠與漢高同受山川王氣法其所爲天
下不足定也太祖善其言尋遷爲叅謀預機畫主饋

餉甚見親信太祖威名日盛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
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款誠皆使得自安其有以事力
相齟齬者委曲爲調護太祖深倚之郭子興中流言
內疑太祖稍稍奪其兵又召善長善長固謝弗往子
興亦不復強也太祖守和陽元兵分屯境上太祖出
擊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元將諜知和陽兵盡出
亟來襲善長設伏擊敗之太祖以爲能既渡江拔衆
石趨太平與善長謀預書榜禁戢士卒太平下即揭
之通衢肅然無敢犯者太祖爲太平翼大元帥以善
長爲元帥府都事從克集慶路將取鎮江太祖慮諸

將不戢下召數其過欲置諸法善長力救之得解鎮
江下民不知兵太祖爲江南行中書省平章以善長
爲叅議時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等俱爲省僚而軍
機進退章程賞罰十九決於善長太祖欲有所招納
輒令善長爲書征婺州善長留守應天改樞密院爲
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府司馬進行省叅知政事太祖
親征江州平洪都授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
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轉調兵餉無乏太祖爲吳王
拜善長右相國善長明習故事裁決如流請榷兩淮
鹽立茶法皆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旣復制錢法開鐵

治定魚稅裁取有束國用益饒而民不困吳元年九月諭平吳功封善長宣國公改官制尚左以善長爲左相國太祖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遂命與中丞劉基等裁定律令頒示中外先是善長數勸太祖即大位太祖未許至是復率羣臣勸進表三上乃許既即位追帝祖考及冊立后妃太子諸王皆以善長克大禮使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帝謂善長朕有事於外必令太子監國別設府僚或與卿等意見不合嫌

陳遂生故特令卿等兼之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唐公
告成王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以張皇六師安不
忘危二公之言不可忽也善長頓首謝已率禮官定
如社宗廟禮帝幸汴梁善長留守一切聽便宜行事
尋奏定六部官制議官民喪服及朝賀東宮儀奉命
監脩元史編祖訓錄大明集禮諸書定天下獄瀆神
祇封號封建藩國爵賞功臣事無鉅細悉委善長與
諸儒臣謀而行之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時諸將大者
定中原次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
帝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軍食其功甚

大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乃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
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予鐵券時封公者六人
善長位第一制詞比之蕭何善長外若寬和內多忤
刻叅議李飲冰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
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劉基爭法而卻基不自安請告
歸帝所任中書張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杲憲以事
誅廣洋亦被譴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帝
始微厭之四年以疾致仕賜臨濠地若干頃置守塚
戶百五十給佃戶千五百家守仗士二十家踰三

愈命董建臨濠宮殿徙江南富民十四萬田濠州以
善長經理之留濠者數年七年擢善長弟存義爲太
僕丞存義子仲佑皆爲羣牧所官九年以臨安公主
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肅
光寵赫奕時人豔之居亡何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
疏言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
及旬而不知候問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又不引
罪大不敬坐削歲祿千八百石尋起與曹國公李文
忠同議軍國大事督工園丘先是善長嘗奉命往北
平閱種樹還至瓜州得詔復詣鳳陽尋命往興元督

運茶善長老矣意不能平又以督造鳳陽宮殿不如
法被譙讓內惶恐丞相胡惟庸有反謀存義之子佑
惟庸從女壻也因使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叱曰爾
言何爲者審爾九族皆滅已而又使善長故人楊文
裕說之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爲王善長驚不許然頗
心動惟庸乃自往說善長善長猶不許居久之惟庸
復遣存義進說善長嘆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爲之
十三年正月惟庸敗伏誅坐黨死者甚衆善長事幸
不發覺太祖禮遇之如故御史臺缺中丞以善長理
臺事善長仍數有所建白十八年有告存義父下實

惟庸黨者詔免死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太祖心之
而未發也二十三年四月京民坐罪應徙者善長數
請免其親丁斌等太祖怒按斌斌故給事惟庸家因
言存義等往時交通狀命逮存義父子鞠之詞連善
長又將軍藍玉出塞獲惟庸所遣使沙漠者封績善
長匿不以聞至是爲人所告於是御史交章劾善長
而善長奴盧仲謙等亦發善長與惟庸通路遺交私
語下法司會鞠獄具謂善長元勲國戚知逆謀不發
舉狐疑觀望懷兩端爲大奸并其妻女弟姪家口七
十餘人誅之而吉安延安平涼南雄諸侯坐胡黨死

者又若干人太祖手詔條列其罪傳著獄辭爲昭示
姦黨三錄布告天下焉善長子祺先一年卒祺子芳
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芳爲留守中衛指揮茂爲旗手
衛鎮撫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虞部郎中王國用上
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
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
令欲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
大謬不然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
之富貴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猶子
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

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士納
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
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
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
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
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
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
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尤不可天下
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
下作戒將來耳太祖竟不罪也福王時追諡襄愍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遊寓太平太祖渡江召爲元帥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改照磨置正軍都諫司擢都諫官遷江南行省都事進郎中置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事平章常遇春下贛州廣洋叅軍事遂守贛州拜江西叅政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平山東欲得廉明持重者治行省命廣洋往撫納新附民庶安之是年冬召入爲中書省叅政明年出叅政陝西三年丞相李善長病帝以中書無官召廣洋爲右丞時楊憲先被召爲左丞事多專決不讓廣洋畏之依違不與較猶不能得憲意嗾御史劉炳劾廣洋

奉母無狀帝切責放還鄉憲恐其復入再奏徙汝南
帝覺憲奸誅憲召廣洋還是年冬封忠勤伯食祿三
百六十石誥詞稱其剴繁治劇屢獻忠謀比之子房
孔明帝欲相廣洋問劉基基不可帝初不謂然也會
善長以老去位遂以廣洋爲右丞相叅政胡惟庸爲
左丞廣洋位惟庸上無所能建明久之左遷廣東行
省叅政而帝心終善廣洋未幾召爲左御史大夫十
年復爲右丞相廣洋頗耽酒荒於政與惟庸同在相
位惟庸所爲多不法事廣洋畏之不敢言浮沉守位
而已帝察其然每誠諭之會占城貢使至不即引見

帝以罪中書又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廣洋廣洋曰無是事然帝頗聞基病時惟庸挾醫往飲以毒藥責廣洋朋黨貶海南舟次太平帝再敕曰廣洋事朕十餘年不聞一善言不薦一賢士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惟務沉湎不事事特賜勅以刑之遂誅死廣洋少從學余闕淹通經史善篆隸大書尤工爲歌詩爲人寬和自守與奸人同位而不能去故反於禍

楊憲字希武陽曲人少從父官江南遂家焉太祖克集慶憲進謁與語悅之畱居幕府嘗使張士誠帥

踰年還除博士館議擢江南行省都事時軍國多事
文案填委憲裁決如流帝益親信久之出爲浙東行
省卽中復往諭方國珍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附
還奏稱旨饒州降命偕理問穆燮總理軍務盜江爵
引陳友諒將張定邊等陷其城燮遇害憲走還太祖
宥不罪尋進按察使遷中書省叅議又出爲江西行
省叅政召爲司農卿時浙西經亂新附民未復業憲
獨以地膏腴民多蓄積畝加爲二倍增其賦帝初不
知也額既定遂不能減民怨苦次骨未幾叅政中書
省洪武元年冬改御史中丞帝愛憲方欲相之憲乃

數短李善長於帝前胡惟庸語善長曰若揚憲爲相
我輩淮人不得爲大官矣由是兩人深忌憲憲每勸
帝行督責之政奉詔定律令帝欲寬連坐之法憲曰
刑罰世輕世重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
者益衆帝不謂然明年出爲江西叅政其秋召爲中
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憲美安容有才辨刻深多忌事
帝久能逆知帝意又熟於典故謂人莫己若多紛更
省中事罷舊吏徧置所私創一統山河書押人莫解
其意翰林編修陳桎賀曰書押貴甚憲悅擢桎待制
驕恣多訾類同列無敢與抗惟張景多材藝見事於

帝憲恩之而繆與相結果仕元爲戶部尚書以使事航海至帝番爲叅知政事而其心不忘元又聞元主諡得果死問嘉其狗義贈官賜諡錄用其子益感愧謂憲善已也間語憲曰余元臣也妻子在北存亡未可問泣下久之憲陽爲嘆息會果嘗寓書其子憲問果病入卧內獲其書稿遂奏果欲叛果既誅憲益無所憚丞相汪廣洋庸懦不敢違憲意而位居憲上憲又深惡之族御史劉炳等劾廣洋廣洋罷還鄉憲卻不已族再奏徙海南又教炳劾刑部侍郎左安禮等八人帝覺其誣下炳獄知爲憲所使於是李善長劾

憲排陷大臣肆恣爲姦先是皇太子嘗召憲憲不即
至帝怒至是窮竟其罪遂伏誅弟希聖帝爲吳王時
用爲中書省叅議與同官李飲冰頗弄權不法李善
長奏之帝刑二人飲冰死希聖安置淮安明初置中
書省其丞相平章政事率多勲臣爲之左右丞自楊
憲外皆別見其爲叅知政事者有蔡哲傅璘哲嘗奉
使明昇挾畫史與俱圖其山川院塞以獻璘奉詔定
律令爲議律官其他事跡皆不著

論曰初善長以漢高視太祖太祖亦蕭何待善長也
居臣相遇之隆可謂至也已其後誅彛之禍果太祖

之猜忌寡恩乎恐未必然也方文裕以王淮西說善
長善長則頗爲心動既又語其弟存義曰我死汝等
自爲之是惟庸之謀善長殆心許而口諾之矣大逆
無道此何如事勲戚如善長顧知而不舉且又匿其
所使者封績不以聞嗚乎推善長之意將欲何爲乎
夷考其蹟固大似左袒惟庸而陰幸其成者也豈但
懷疑觀望而已哉然則善長之爲善長奸乎否乎恐
百喙不能爲之解矣而王國用者則又於身後稍爲
申理之太祖雖不之罪亦未聞有片言之悔豈其中
有實難以深論者耶殊不可解也廣洋前後與權奸

爲伍鹿鹿浮沉似爲有見然依違苟且尸位而莫能
去其及於禍也亦宜若憲則險譎自恣殆所謂傾危
之士也抑又無足惜也已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二十二

劉基子璟 宋濂

葉琛

章濂子存道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父爚爚大父濠好任俠邑人林融倡義旅興復宋室事敗元遣使簿錄其黨株連徧里中將盡誅之使者夜宿濠舍濠飲使者酒而陰縱火焚所居籍悉燬以故株連者得不坐基生而穎異讀書過目領悟塾師鄭復初語爚曰人言活萬命者必封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弱冠貫通經史旁及象緯律曆陰陽術數諸書舉元進士揭傒斯見而奇之曰

此魏微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為高安丞以治
獄忤蒙古行省知其疾平辟幕中避之與省僚議事
不合謝去起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論御史失職為臺
臣所沮遂投劾歸常遊杭州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
射湖水客以為此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此天子氣
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吾當輔之衆掩
耳遁去基獨慷慨放歌酣醉乃已方國珍反海上元
帥府辟為都事左丞朶兒只班討國珍為所執請分
地撫其衆基言國珍兄弟首亂宜捕斬之而散其餘
黨國珍懼厚賂基基不受持議益堅行省以請於朝

國珍乃使人浮海至燕京用事者悉納賂責基擅成
福編管紹興而授國珍官方氏遂不可復制亡何行
省復辟基招撫山寇基自募兵且撫且討寇悉平署
行省郎中與石抹宜孫守處州經畧使李國鳳上其
功執政尚以方氏故抑之授總管府判不與兵事基
遂棄官還青田著郁離子以見志避方氏者爭依基
基稍爲部署寇不敢犯客或說基今天下擾擾以公
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
避公因畫江自守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平生念國
珍士誠等所爲何乃效之會太祖定處州總制孫炎

以上命致書幣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令弟
護其衆曰謹保境無陷方氏遂與宋濂等間道趨金
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
言吾能行之於是築禮賢館以處基及宋濂葉琛章
溢諸人寵禮之甚至陳友諒傾國入寇勢甚張諸將
欲先取太平或勸自將迎擊太祖皆不謂然基後至
問計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易
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太
祖曰吾竟亦爾於是決策誘致友諒覆其衆以克敵
之賞賞基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將以元旦

行慶賀禮基獨不拜曰此牧豎耳奉之何爲太祖召
問基基密陳天命所在太祖深然之未幾友諒復陷
安慶基言於太祖曰陳氏稔禍不滅不已天象金星
在前火星在後此勝氣也師遂出復安慶取江州友
諒奔武昌其洪都守將胡廷瑞遣使納款且請守故
疆無散部曲太祖有難色基躡所坐胡牀太祖悟許
之廷瑞遂以隆興路降江西諸郡皆下基奔母喪歸
適金處苗軍叛殺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洵洵守將
夏穀憂之基至衆即帖伏乃移書蜀縣令固守指授
諸軍擒賊復處州方氏聞基歸致書唁基基以聞太

祖令與通問宣示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太祖數以書即家訪軍國事基條答悉慤中尋赴京道建德適士誠兵入犯左丞李文忠欲急擊之基曰不出三日賊自走追擊斯成擒耳三日營壘如故趣出兵則壁已空矣追敗之於東陽悉獲其衆基還京太祖方親率兵救韓林兒基曰二方相陳未可動也卽救以出安所置之太祖曰素約奈何負之遂自將救安豐當是時吳漢爲敵諸將以浙西地肥饒欲先取吳基曰士誠保境而已友諒居上游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賊張氏囊中物耳會友諒攻洪都太祖自將討

之相拒於彭蠡湖大戰旬月遂誅友諒進止秘計惟
基預之諸將不得聞也友諒之來也偵太祖方用兵
安豐未卽還而諸全守將謝再興亦叛歸士誠太祖
謂基曰不用先生言幾失計吳元年以基爲太史令
上戊申大統曆日中有黑子占東南當失大將已而
胡深戰歿榮感守心請下詔罪己以回天意大旱請
決滯獄卽命基平反兩隨注中書叅政張昶元故臣
使人上書頌功德勸及時娛樂基曰是欲爲趙高者
昶憾基族齊翼巖言基陰事未發而昶誅司天臺災
翼巖遂訐奏基顧其事多密或出帝指帝怒詰翼巖

得其與相交通狀新之帝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凌說
因劾之基言善長舊勲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欲害
君君乃爲之地耶吾將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
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帝意解他日欲相
楊憲基與憲素善以爲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
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者也憲
則不然問汪廣洋若何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問胡惟
庸若何曰譬之駕懼其憤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踰
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思
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

其可也洪武元年拜御史臺中丞兼太史令時定處
州稅糧觀宋畝加五合惟青田命止稅五合曰令伯
溫鄉里世世爲美談也帝幸汴梁命同左丞相善長
居守基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今承其弊必使紀綱振
肅而後惠政可施令御史一切糾劾無所避宿衛宦
侍有過者皆啓皇太子置之法人憚其嚴中書省都
事李彬坐貪縱抵罪善長以屬吏素暱之請緩其獄
基不聽馳奏報可時方祈雨卽斬之由是與善長忤
帝歸而愬基慘人於壇壝之下不敬諸怨基者亦交
譖之帝猶未信會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

悉處別營凡數萬人陰氣鬱結工匠死衛路暴露吳
將士降者皆編軍戶誠足干害和氣帝悉納其言旬
日仍不雨帝怒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時方營中都
又銳意滅獮廓基頻行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建都
地主保保未可輕也後皆如基言其冬手詔叙基勲
伐召赴京賚賜甚厚追贈祖父皆永嘉郡公三年授
弘文館學士大封功臣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
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祿二百五十石明年復予告
歸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
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先是基言於帝既枯問

有隙地曰淡洋南抵閩界爲蟻盜藪方氏所由亂宜
設巡檢司守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
爲亂適若洋周廣三反有司不以時聞基令長子璉
奏其事徑詣帝前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方以左丞
掌省事挾宿憾愈銜之使刑部尚書吳雲附會獄詞
謂基以淡洋地有王氣本圖爲基民不與則建立司
之策逐民以規取其地帝頗疑之以基舊勲赦勿治
使錄獄詞示之基入朝謝罪不復辨惟引咎自責而
已遂畱居京師惟庸俄代廣洋爲丞相基大憾謂人
曰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居無何疾大作八年正月

惟庸以醫來視飲其藥有物積中如卷石間以白布
帝亦未之省也自是疾篤帝親製文賜之遣使護歸
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卒之前數日以天文書封識
授子璉曰亟上之無令後人習也謂次子璟曰欲奉
遺表不及矣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興京師聲勢連絡
爲政寬猛如循環宜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上問遺言
當以是密奏之久之中丞涂節言基死遇毒狀廣洋
惟庸俱得罪基剛毅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
是非無所假借人亦以是忌之惟帝察其至誠任以
心膺基亦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

奮發計畫立就決機呼吸人莫能測帝嘗稱爲老先
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或謂基少受天文占法於
鄧性甫雲氣風角與帝言者皆有異其語秘而世所
傳一二事非其至者故無得而詳焉子璉璣璉字孟
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監丞試監察御史出爲
江西叅政太祖嘗欲大用之爲惟庸黨所脅墮井死
璉子薦洪武二十四年嗣伯食祿五百石坐事戍甘
肅赦還卒子法偉襲景泰三年命錄基後授法曾孫
祿世襲五經博士弘治十三年給事中吳士偉言基
子孫宜世爵乃命錄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

年加贈基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年刑部郎中李瑜言
基宜脩享高廟世封爵如中山王達下廷臣議僉言
高帝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竝軌宣翼
而惟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
稱剖符發諸葛之喻基亡之後孫薦實嗣太祖召諭
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薦嗣爵未幾旋卽隕世祿
圭裳於末裔表帶礪於空言或謂後嗣孤貧弗克負
荷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猜嫌雖一辱泥塗傳聞多謬
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
無後君子所歎基宜脩享太廟其九世孫瑜宜嗣伯

爵與世券制曰可瑜嗣伯卒孫世延嗣嘉靖季年南
京振武營之變世延掌右軍都督府事撫定亂卒由
此自負數上封事不報忿而恣橫縱其下侵奪民田
晚益狂悖屢抵法不悛萬曆三十四年復坐罪論死
卒適孫萊臣年幼庶兄蓋臣借襲其爵蓋臣卒萊臣
當襲蓋臣子孔昭復據之孔昭性兇戾崇禎時諸附
溫體仁搏擊善類爲衆所疾尋出督南京操江卽捕
萊臣斃之殺福王立深結馬士英阮大鍼撓亂朝政
且求入閣不得則益肆咆哮日與正人爲難後航海
不知所終

璟字仲璿基次子弱冠通諸經太祖念基每歲召璟
同章溢手允戴葉琛子永道胡深子伯機入見便殿
燕語如家人洪武二十三年命襲父爵璟言有長兄
之子庶在帝大喜命庶襲封以璟爲閤門使且諭之
曰考宋制閤門使卽儀禮司朕欲汝日夕左右以宣
達爲職不特禮儀也帝臨朝輒侍班百官奏事有關
遺者隨事糾正都御史袁泰奏車牛事失實帝宥之
泰忘引謝璟糾之服罪帝因諭璟凡似此者卽面糾
朕雖不之罪亦令知朝廷紀綱無至蹈胡陳覆轍耳
已復令同法司錄寃滯谷王就封擢爲谷府左長史

璟論說英侃喜談兵初溫州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
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稱璟才畧帝喜曰璟真
伯溫兒矣嘗與成祖奕成祖曰卿不少讓耶璟正色
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成祖默然靖難
兵起璟獻十六策不聽令叅李景隆軍事景隆敗璟
夜渡虛溝河冰裂馬陷冒雪跛行三十里子豹自大
同赴難遇之良鄉與俱歸上聞見錄不省成祖即位
召璟稱疾不至逮入京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
逃不得一個字下獄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成
祖以基故不許宣德二年授貳刑部照磨福王時贈

大理少卿諡剛節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溪人至濂乃遷浦江始
師吳萊受其學已又遊柳貫黃潛之門兩人皆大儒
亟遜濂自謂弗如也元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辭
不行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太祖取婺州召見濂
還金陵復有以劉基章溢葉琛薦者乃使使以書幣
徵濂等四人濂歎曰吾聞大亂極而真人生斯其時
矣遂與基等俱入見太祖尊禮之除江南儒學提舉
兼命授太子經尋改起居注濂長於基一歲皆起東
南負重名於時然基雄邁有奇氣數求爲世用而濂

尤雍雍自命儒者不肯妄有所合既俱被徵基遂佐
軍中謀議源亦首用文學受知恒侍左右備顧問嘗
召講春秋左氏傳源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
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門
口釋黃石公三畧源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
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已又論賞賚復曰得天下
以人心爲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克物將焉用之太祖
悉稱善久之以疾告歸太祖與太子竝皆勞賜源上
箋稱謝并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以副
天下之望太祖覽書大悅召太子爲語書意賜札褒

答馬洪武二年召克元史總裁官除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濂雖用文學進然在帝側遇事輒有所規益未嘗依違順旨會甘露屢降帝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皇從子文正得罪進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誼置諸遠地則善矣帝又語及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其有不治乎車駕祀方丘患心不寧濂從容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者良久其明年以失朝

恭降編修四年遷國子司業坐議孔廟祀典忤旨謫
安遠知縣旋召爲禮部主事明年遷贊善大夫帝嘗
問以帝王學問之要濂請觀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
之殿兩廡壁項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帝指衍義中
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旣如詔因曰漢武溺
方技之學喜塞外之功民力旣敝然後嚴刑督之臣
竊謂人主能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
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曆數及封疆廣
狹旣備陳之復曰三代之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
所後世莫及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

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以躬行率之則衆胥化矣濂之隨事納忠皆此類也六年擢侍講學士同修國史兼贊善大夫欲使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習幸待罪禁近足矣由是帝益重之濂性朴誠加以小心周慎官內庭久未嘗訐人之過帝多暴怒在側者輒惶懼失度不知所出濂獨乘間以一言解之帝亦未始不嘉納也所居室署溫樹二字客有問禁中語者卽指示之值方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者飲酒否坐客爲誰所進何具濂悉以實對帝喜曰誠然卿不欺朕也間召問

群臣臧否惟舉其善者且曰善者與臣交故臣知之他則不能知也有奏書萬餘言者帝厭其迂衍議欲罪之以問廷臣或指其書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復以問濂對曰彼盡忠於陛下故耳陛下方開言路惡可深罪旣而帝覽其書有足採者悉召廷臣詰責因字呼濂曰微景濂幾悞罪言者於是帝廷譽之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有九年必誠必謹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故久而愈益親信每燕見必設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復咨詢常夜分乃罷所以慰藉之甚至濂雅不

善酒帝嘗強之至三觴行不成步帝大懽樂御製楚
詞一章并命詞臣咸賦醉學士詩又嘗躬調甘露於
湯手酌以飲濂諭之曰此能愈疾延年故願與卿共
之又詔太子賜濂良馬復爲製白馬歌一章亦命侍
臣和焉其寵待如此九年進學士承旨典國史制誥
如故其明年致仕賜綺帛若干問濂卿年幾何矣曰
犬馬齒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
衣可也濂頓首謝又明年來朝十三年以長孫慎獲
罪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懇救乃安置茂州濂狀貌
豐偉美鬚髯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

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
衣冠之製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
刻石之詞天子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士
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
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
濂文集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不以姓氏雖白首
侍從其勲業爵位不建誠意伯基而一代禮樂制作
多屬濂所裁定聲譽炳然播聞海外基不敢望也其
明年卒於夔州年七十二正德中追謚文憲仲子璉
最知名璉字仲珩善詩尤工書法洪武九年以濂故

召爲中書舍人其兄子慎亦爲儀禮司序班帝數試
璲與慎并教誠之笑語濂曰卿爲朕教太子諸王朕
亦教卿子孫矣濂或奏事久艱於行步帝必命璲慎
扶掖之祖孫父子共官內庭衆皆以爲榮慎坐胡惟
庸黨璲亦連坐並死家屬悉徙茂州建文帝即位追
念濂與宗舊學召璲子懌復官翰林而濂門人樓璲
鄭楷亦次第擢用璲自有傳永樂十年濂孫生嘉黨
鄭公智外親詔特宥之

葉琛字景淵麗水人博學有才藻元末從石抹宜孫
守處州爲畫策捕誅山寇葉賢三等授行省元帥王

師下處琛避走建寧太祖以薦徵至金陵授營田司
倉事尋遷洪都知府佐鄧愈鎮守祝宗康泰叛愈脫
走琛被執不屈大罵死之追封南陽郡侯塑像耿再
成祠後祀功臣廟福王時追諡貞肅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始生聲如鐘其家怪之幾不舉
弱冠與胡深同師王叔剛叔剛許謙門人也因有志
聖賢之學天性孝友嘗遊金華元憲使禿堅不花與
語悅之改官秦中要與俱行至虎林溢心動辭歸歸
八日而父沒未葬火焚其廬溢搏顙籲天火至柩所
而滅寇破龍泉執溢從子存仁溢曰吾兄止有一子

不可令絕挺身出代存仁賊得溢大喜就問計策溢
厲聲責之賊怒縛溢於柱以刀磨脇欲降之溢不爲
屈賊竟不敢害乘間脫歸集里民爲兵擊破賊俄而
府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誑誤者溢走說石抹
宜孫曰貧民迫凍餒故從而從賊誠得良吏撫循皆
農民也誅之何爲宜孫然其言檄止兵留溢幕下從
平慶元浦城盜授龍泉主簿不受歸已宜孫守台州
爲賊所圍溢以鄉兵赴援擊却賊賊陷龍泉監縣實
忽丁遁去溢與其師王叔剛率壯士破賊復其城實
忽丁漸謀殺溢會幕府問罪實忽丁遂殺叔剛以反

溢率兵擊走之因平松陽寇又與胡深破賊麗水又擊長槍軍於婺諭功累授浙東都元帥溢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吾弗忍也卒辭不受退隱匡山明兵克處州避入閩中太祖以幣聘之乃與劉基宋濂葉琛偕至建康見太祖太祖勞問基等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太祖偉其言授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田畝分籍定稅民甚便之以病久在告太祖知其念母也厚賜遣歸省而留其子存厚於京師浙東設

提刑按察司命溢爲僉事湖深出師溫州令溢守處
州饋餉供億民不知勞荆楚平遷湖廣按察僉事時
荆襄多廢地建議分其屯田以控制北方太祖善之
會浙東按察使宋思顏孔克仁等以職事被逮詞連
溢太祖遣太史令劉基諭溢曰素知章溢守法令毋
疑也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動搖命溢爲浙東按察
副使往鎮之溢辭副使仍爲僉事既至宣布詔旨誅
首叛者餘黨悉定賊寇慶元龍泉時官軍盡戍浦城
城中兵少溢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相
聯絡賊不敢犯溫州若洋周遜卿屢爲寇溢命予存

道督兵擒斬夷多山而少田軍需不足胡深奏免雜
賦行省復有所科溢奏罷之朱亮祖取温州軍中頗
掠子女溢命鎮撫林理檄之各部盡還其家先是溢
請朝京師太祖報曰俟平吳當卽召卿至是召溢入
朝而詔存道守處太祖諭群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
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復問征閩諸將
何如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美自江西入此固必勝
然閩中尤服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
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太祖立詔文忠出師如溢策處
州糧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軍興加至十倍民不堪

命濫言之丞相丞相入奏太祖曰吾勞處民久矣詔
從其舊浙東造海舶微巨材於處濫曰處婺之交山
巖峻險縱有木道何從出白行省罷之洪武元年與
劉基竝拜御史中丞兼贊善大夫時廷臣同帝意多
尚嚴苛濫獨務大體不屑屑細故或以爲言濫曰憲
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人避而不
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帝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
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致天變將加罪濫奏曰風雨
已連朝無足怪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精誠自足仰
格願賜寬貸帝乃贊之存道從李文忠入闕閔平詔

存道以所部兵從海道北征濫持不可曰許以事平
歸農今復調之是不信也帝不憚而罷繼論奏曰兵
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變之民宜籍爲軍使北
征一舉而恩威著矣帝喜曰孰謂儒者迂濶哉然非
先生一行無能成茲事者濫受詔卽行至處州遭母
喪乞守制不許鄉兵旣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
北行章再上乞終制詔可濫悲戚過度營塋親負土
石感疾卒帝痛悼親撰文卽其家祭之福王時追贈
太保諡莊敏

存道濫長子也濫之隱匡山以所集義兵屬存道曰

難將及矣汝曹善保障州里存道撫其衆遂成終卒
後率所部歸總管孫炎炎令存道守上游陳友定兵
來侵屢擊却之以功授處州翼元帥副使戍浦城總
制胡深戰歿命代領其衆爲遊擊溢卽處城坐鎮之
溢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奏罷存道官不允旋分兵
征八閩而詔存道守處復部鄉兵一萬五千人從李
文忠入閩閩平將所部浮海至京師帝褒諭之命從
馮宗異北伐以功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洪武三年從
征秦隴取興元留存道守之明昇將吳友仁來侵存
道擊敗其衆再守平陽轉左衛指揮同知已從湯和

北伐守哈墩不刺營五年從征陽和遇敵於斷頭山
力戰死之

論曰淵東何多才也基雖峻隘而運籌帷幄則不減
於良平濂學術稍雜其著作文章實可冠冕盛世若
琛若溢或以忠節顯或以幹濟著竝彬彬一代之英
俊矣之四臣者出處進退皆不無可議而乘時建監
莫不卓犖崢嶸焜耀史冊太祖嘗曰我爲天下屈
四先生跡其所就誠不負帝禮賢下士之盛舉也已